皇清經解

D仁12
478
302

471
312

經 20 902

門 口 12
號 478
卷 302

東方學會

經義述聞　春秋穀梁傳　高郵王尚書引之著

其志不及事也

隱元年傳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引之謹案其志二字與上句文義不屬其疑當爲且形相似而誤也君子以其歸賵非禮以猶謂也君子謂其受非禮之賵也以訓爲謂見經傳釋詞魯人可以辭矣今乃不辭而受之故志以示譏而仲子早卒無由追賵又當志其不及事之失故曰君子以其可辭受之且志不及事也唐石經始誤爲其

不貳之也

祭伯來傳曰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

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鍰矣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范注曰臣當稟命於君無私朝聘之道疏曰不貳之者言臣當一一稟命無自專之道也引之謹案范注楊疏皆未得傳意貳非專之謂也貳敵也哀七年左傳注竝也玉篇天子聘遺諸侯天子之臣亦聘遺諸侯則是與天子相敵耦相比竝故謂之貳人臣不敢竝於至尊故無外交故曰有至尊者不貳之也郊特牲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正與此同義而孔氏正義又誤解爲二心益古訓之湮久矣

舞夏

五年傳舞夏范注曰夏大也大謂大雅大雅翟雉八人爲列竝執翟雉之羽而舞也引之謹案夏蓋五色羽之名也天官序官夏采鄭注曰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染人秋染夏注曰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狄爲飾禹貢曰羽畎夏狄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翬曰搖曰喬曰翟曰希曰蹲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是也舞羽謂之舞夏則所執之羽備五色可知樂記曰五色成文而不亂蓋謂此也鄭注以爲五行夫之辨見禮記鄭注舞師羽舞以爲析白羽爲之翟非一色不得但云白羽也

始厲樂矣

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范注曰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曾於是能自減厲而始用六穀

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引之謹案注意非傳意也穀梁子以諸侯四佾爲正六佾爲僭尸子以諸侯八佾爲正六佾爲僭僭與厲皆斥其非非謂魯能革諸侯之僭侈也厲之言裂也廣雅云裂裁也裁減八佾爲六佾故曰始厲樂矣古厲裂同聲魯語烈山氏祭法爲厲山氏是其例也譏厲樂者謂其不當減而減也郭璞注爾雅乃以厲樂爲作樂失其指矣

誅不填服

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范注曰來服者不復填厥之引之謹案誅謂殺戮非特填厥之而已填讀爲殄殄謂殄戮之也（盤庚曰我乃剿殄滅之多方曰殄多罪）不殄服猶言不殺降也作填者假僭字耳小雅小宛篇哀我填寡毛傳曰填盡也釋文填徒典反爾雅曰殄盡也集韻

殄或作填是其證也（凡從真從參之字多以聲近而通說文鬒詩鄘風參髮如雲今詩參作鬒大雅瞻卬填寧以旱韓詩填作疹是其例也）

苞人民

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范注解苞人民曰制其人民家大人曰制與苞義不相近傳注亦無訓苞爲制者范說非也苞讀爲俘俘取也眾經音義卷十三引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作苞者假僭字耳苞古通作包（見經典釋文）爾雅俘取也漢書賈誼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晉灼曰包取也敘傳包漢舉信劉德曰包取也苞與俘同訓爲取而古聲又相近故字亦相通說文捋引取也或作抱捋訓爲取而或作抱猶俘訓爲取而通作苞也漢書楚元王傳曰浮邱伯者孫卿門人也鹽

鐵論毀學篇曰咎李斯與苞邱子俱事荀卿苞邱卽浮邱邱浮之通作苞猶俘之通作苞也凡從孚從包之字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左氏春秋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羊穀梁竝作包來投壺若是者浮浮或作匏管子八觀篇大凶則眾有遺字匏擊鼓杖也禮運明堂位竝作桴覆車也王風兎爰篇作孚庖廚也呂氏春秋本味篇作桴

或說曰故貶之也

八年無傳卒傳曰無傳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引之謹案上云或曰則下亦當然不得又稱或說曰也說葢衍文疏舉或曰至貶之也釋曰就二說之中後或曰是也則或下無說字明矣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卽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傳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亦上下皆言或曰是其例也唐石經始衍說字故亦衍文葢涉四年傳與于弒公故貶之也而衍唐石經有之字宋本以下皆脫故者承上之辭未有不言所以貶之故而但言故貶之者也唐石經始衍故字疏或曰至貶之也當作或曰貶之也葢楊氏所據本無故字故舉或曰貶之也而釋之傳寫者因上疏標題二伯至任也下疏標題周禮至未詳而衍至字耳自宋本已然

電霆也

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傳曰震雷也電霆也疏曰電卽雷之

光霆者霹靂之別名有霆必有電故傳云電霆也引之謹案古人言霆有二義一爲霹靂之別名爾雅疾雷爲霆是也一爲電之別名此傳云電霆也是也易繫辭傳鼓之以雷霆劉瓛注曰霆電也震爲雷離爲電（眾經音義卷九引）孔穎達本作鼓之以雷電是霆卽電也開元占經電占引京房曰凡霆者金餘氣也金者內鏡而外冥又曰霆或中天而見此人君自以爲明也又曰霆或正直而長光明者此人君行微人不知曲直又曰霆或明久而復息者此人君譏問內直言之事則謂電爲霆西漢時猶有此語故曰電霆也疏分電與霆爲二失之

所以治桓也　莒人辭不受治也

引之謹案說文討治也襄五年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杜注亦曰討治也討可訓爲治治亦可訓爲討桓元年春王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謂稱王以討桓之罪也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傳曰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爲利也謂魯人討莒莒人辭不受討也古者多謂討爲治哀六年左傳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謂討范氏之亂也二十三年傳齊人取我英邱君命瑤非敢燿武也治英邱也以辭伐罪足矣謂討齊人取英邱之罪也

討數日以賂

三年傳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卮經討作計宋十

行本以下皆作討范注桓既罪深責大乃復爲三國討數至日以責宋賂各本亦作討引之謹案傳文及注討字皆當作計范注下節曰桓與諸侯校數功勞以取宋賂校亦計也廣雅曰計校也漢書嚴助傳注曰校計也傳作計數曰以賂故范云校數功勞以取宋賂以注校傳其作計明矣傳文作計則注亦作計明矣釋文出計數二字云色主反注同是傳文及注皆作計數也荀子富國篇貨財取與計數楊注曰計數計算也　若作討數則義不可通

會正朔也　正是日

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傳曰言日言朔會正朔也范注楊疏不釋正字引之謹案正當也廣韻正當也會正朔也者日之會當月之朔也正之言貞也廣雅云貞當也定四年傳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謂當是日也古人多謂當爲正詳見易正乎凶也下

病

引之謹案鄭注士冠禮曰病猶辱也故凡羞愧者皆曰病桓五年穀梁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言近猶不服遠者可知此誠天子之羞矣莊二年傳公子貴矣師衆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言以公子帥師僅伐一邑此誠公子之羞矣九年傳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糾以公爲病矣言千乘之國猶不能免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言千乘之國猶不能免人於難此誠公之羞矣宣二年傳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言華元有賢行能得衆心雖師敗身獲不爲羞辱矣襄八

年傳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言公子貴人也因淺事而爲微者所獲則公子羞辱矣哀九年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言以宋師之重而令宋以易得之辭言之此宋之羞也由已羞之謂之病鄭之羞也十三年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言以宋師之重而令鄭以易得之辭言之此宋之羞也由已羞之謂之病爲人羞之亦謂之病莊二年傳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言爲公子羞之也九年傳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言爲內羞之也乃徐邈注襄傳公子病不任爲將帥見疏則誤以爲疾病之病楊氏疏哀傳鄭病矣云由君不任其才故爲鄭國病患則誤以爲病患之病古訓疏而經說遂踳矣

其不地於紀也 附鄭氏釋廢疾

十三年傳其不地於紀也范注曰春秋戰無不地即於紀戰無爲不地也鄭君曰紀當爲已謂在魯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得字疑誤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蓋鄭君釋廢疾之說引之謹案傳凡目魯皆曰我若隱二年傳向我邑也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於我者之屬或曰內若隱元年傳及者何內我之屬志焉爾之屬范注曰內謂魯也無言已者六年蔡人殺陳佗傳曰其不地於蔡也文義正與此同蔡也紀也皆國名也不得破紀爲已戰魯龍門者公羊之說公羊傳曰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何注曰今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故恥之疏曰春秋說云龍門之戰民傷者滿溝也者主說此經故知之非穀梁說也鄭君改穀梁之說以從公羊非是又案鄭君釋何氏廢疾義例詳明然亦不能無失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傳范氏刻何鄭之說而不從鄭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傳其曰晉狄之也鄭據厥憖之會釋何

休之難范云鄭君之說似依左傳未詳是穀梁意非則亦不信也今案鄭說違失者不唯此三事而已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何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釋之曰朔日日始出其食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此及下條皆見注案月掩日而過謂之日食但蔽其明無所虧傷安得既出之後尚有虧傷之處未復乎僖二十三年傳茲父之不葬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何曰所謂教民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鄭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敵爲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案傳謂以不教民戰非謂教而不用也不觀敵爲策又不用其臣之謀義在戰于泓傳非此傳不葬之義也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傳曰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何曰蔡世子班弑其君固不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弑其君何以反書曰邪鄭釋之曰商臣弑父曰之嫌夷狄無禮罪輕也今蔡中國而又弑父故不日之若夷狄不足責見疏案楚夷狄也夷狄不足責便不日則楚世子商臣弑其君亦當不日矣此說之不可通者也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傳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何曰穀梁以爲國氏者取國于荼齊小白又不取國于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鄭釋之曰子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子糾則將

誰乎見注案子糾未得入于齊則國非其國也豈得云受國於子糾乎

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傳曰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下文曰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傳言兼甸者對下文壬申至乙亥是兼甸之事今本正文及注內句字皆作何乃涉上文何字而誤楊疏曰兼甸之事者納粟者甸師而夫人親舂是兼之也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辭釋文及唐石經並作甸釋文曰甸如字十日爲何一本作何今據以訂正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家大人曰傳言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者火焚之餘米不可以奉宗廟必易之而後可易之則

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其事非兼甸不能辦今壬申災而乙亥嘗相距不過三日則是未易災之餘而嘗也上言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者唯與雖古字通言魯人不易其災之餘而嘗者其意若曰雖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則不敬莫大乎是故書之曰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所以志不敬也徐邈讀可也絕句志不敬也自爲句正與傳意相合桓八年傳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文十三年傳曰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哀元年傳曰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皆其明證矣范甯乃用鄭嗣之說讀可也志爲句而釋之曰唯以未易災之餘而嘗然後可志也揆之文義甚爲不安皆由不知唯爲雖之偁字故字義失

而句讀亦舛矣少儀雖有君賜雜記雖三年之喪可也鄭注竝曰雖或爲唯表記唯天子受命於天注曰唯當爲雖荀子性惡篇曰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楊倞注唯讀爲雖秦策曰獘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史記張儀傳唯皆作雖漢書揚雄傳解謝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說也漢書唯作雖漢書揚雄傳解謝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文選唯作雖又大戴禮虞戴德篇曰君以聞之唯某無以更也墨子尚同篇曰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荀子大略篇曰天下之人唯各持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趙策曰君唯釋虛僞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史記范雎傳曰須賈問曰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司馬相如傳曰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此皆古書俗唯爲雖之證

十八年春王正月

范注曰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引之謹案桓元年春王正月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

生之卒也皆言書王之故而於是年獨無傳則是年經文無王字與書王者不同故不發傳也三年春正月不書王遂不發傳是其例也范所見本已增王字故云以王法終治桓之事案傳言元年有王而不及末年則末年不書王與元年異可知否則桓無王而書王傳不應無說也

始人之也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曰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范注曰夫人初與桓俱如齊今又書者於練時感夫人不與祭故始以人道錄之家大人曰傳言錄者閔錄之也閔錄義見下漢書賈捐之傳孝武皇帝人之者仁之也仲尼燕居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鄭注曰仁猶存也墨子經說篇曰仁愛也說文曰仁親也義並相近謂於練時閔

錄夫人之不與祭於是始仁之也公羊傳曰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彼言念母此言人之其義一也方言曰凡相憐哀九疑湘潭之閒謂之人兮中庸表記竝曰仁者人也鄭注中庸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漢時謂相親爲人偶賈子匈奴篇曰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聘禮注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以人意相存偶之言今本作相存問乃後人以意改之今據聘禮疏訂正注表記曰人也謂施以人恩也則人與仁同義公羊春秋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邱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邱悕矣何注曰悕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邱可悲矣閔錄之辭表記注引公羊傳仁之作人之是其明證也仁與人義相通故字亦相通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人王肅本作仁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墨子非命篇命

者非人者之言也呂氏春秋論人篇哀之以驗其人人益與仁同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四方士仁聞君風燿士仁與士人同

躬君

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引之謹案躬君弒於齊范注曰魯桓親見殺于齊魯桓釋君字親見殺於齊釋躬弒於齊四字則范所據本作君躬弒於齊明甚而釋文出君弒二字則唐初君字已誤倒於躬字之下不始於石經矣或曰釋文當本作躬弒後人以已誤之傳文改之也

稱人以殺大夫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傳曰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家大人曰大夫二字涉上下文而衍隱四年衛人殺祝吁于濮傳曰稱人以殺殺有罪也與此文同一例則不當有大夫二字明矣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彼是君殺大夫故傳曰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此不當言殺大夫自唐石經始有之而各本遂沿其誤僖七年疏引此無大夫二字

宋萬之獲也

十一年傳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宋萬之獲也引之謹案傳謂宋萬爲公所獲也獲上不當有之字蓋涉上文釋蔡侯之獲也而衍疏舉傳文作宋萬之獲也則唐初已衍之字不始於石經矣

如往月致月

二十二年傳公如句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引之謹案下如字蓋衍公如乃統下之辭故范注曰陳公行

例則下文但分言往與致不須更言如矣定八年傳公如㠯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月惡之也往月上亦無如字唐石經始誤衍

天子諸侯勤垔

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傳曰禮天子諸侯勤垔大夫倉士甡丹楹非禮也或曰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七引穀梁傳作天子丹楹諸侯勤垔傳意言魯僭用天子之禮故下云丹楹非禮也若天子諸侯同勤垔傳何用述此禮御覽所引本是引之謹案此說非也傳意以勤垔倉甡皆禮之所有而丹楹則禮之所無故云非禮非謂其僭用天子之禮也下文刻桓宮楹傳曰禮天子之楹斲之黈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楹斲之黈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楹非正也亦以刻楹非禮之所有故云非正非謂其僭天子也左氏公羊皆云非禮也孔穎達曰正禮楹不丹楹不刻故云非禮也諸侯之禮固有與天子同者若禮器天子諸侯臺門天子諸侯之尊廢禁之屬是也唐石經及各本作天子諸侯勤垔皆不誤御覽居處部十五引作天子丹諸侯勤垔丹字乃涉上下文丹楹而衍左傳正義北堂書鈔禮部八白帖六十七所引並與今本同又廣雅釋宮云天子諸侯廟勤垔卿大夫蒼士甡即用此傳之文故知今本之非誤

三鼓三兵

二十四年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家大人曰陳三鼓三兵本作陳三兵三鼓與上文文同一例唐石經兵鼓二字互誤而各本皆從之北堂書鈔武功部

八太平御覽天部四兵部七十二開元占經日占六引此益作
陳三兵六三戮

倚諸桓也

三十一年築臺于秦傳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
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
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范注曰譏公依
倚齊桓而與桓行異引之謹案范謂與桓行異是也而謂依倚
齊桓則未達倚字之義倚讀爲奇奇異也奇諸桓者異於桓也
異於桓者桓與魯莊皆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而一則越千
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
之利異莫甚於此矣故春秋書其異於桓者以譏焉王逸注九

章云奇異也古字倚與奇通易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蜀才
曰奇讀曰倚僖三十三年戮梁傳匹馬
倚輪無反者釋文倚居宜反卽奇輪也字或作畸莊子大宗師
篇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釋文畸李其宜反云
奇異也畸於人而侔於天謂異於人而同於天也天下篇南方
有倚人焉釋文倚本或作畸同紀宜反李云異也然則倚諸桓
者猶云畸於桓耳荀子天論篇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楊注
曰畸謂不齊也齊桓魯莊之行不齊如是是以謂之畸焉古字
多假僪後人失其讀耳

諸侯不得專封諸侯

僖二年傳說城楚邱曰其不言衞之遷焉何也不與齊矣專封
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

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引之謹案下不得蓋涉上不得而衍唐后經已然案既言非天子不得專封則無庸更言諸侯不得專封且下文言不與者不與其專封也若專封上有不得二字則與下文不貫矣

一國之後

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申知以上乃能慮之引之謹案此論地之大小非論時之遠近也不得云一國之後之後二字蓋後人增之以與耳目之前相對而不知其不可通也耳目之前至小也一國至大也耳目之前得所玩好而一國以亾故曰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下文獻公亾虢五年而後舉虞則患在一國之謂矣唐后經始衍之後二字新序善謀篇載此事亦云患在一國之後蓋後人據誤本穀梁增之後二字也

宮之奇諫曰語曰

公遂僭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僭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亾則齒寒其斯之謂與荀息牽其妻子以奔曹家大人曰下諫字衍晉國之使者云云宮之奇諫虞公之詞也故終之曰虞公弗聽其語曰脣亾則齒寒云云則宮之奇知虞將亾退而私論也故終之曰荀息牽其妻子以奔曹明前說爲諫其君而後說則否也當爲宮之奇曰不當有諫字蓋因前宮之奇諫曰而衍也五年左傳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云云

弗聽許晉使此宮之奇諫其君而弗聽也而其下又曰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則宮之奇將欲去虞私論其必亡也與此正相似

勤雨也

冬十月不雨傳曰不雨者勤雨也范注曰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釋文勤如字麋氏音覲集韻去聲二十二稕勤渠吝切憂也春秋傳勤雨麋氏說家大人曰麋說是也勤字平去二聲皆可讀下年春王正月不雨傳曰不雨者勤雨也夏四月不雨傳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六月雨傳曰雨云者喜雨也案閔者憂之甚也轉之則爲喜然則勤雨閔雨皆憂雨也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文不憂雨正與僖之勤雨閔雨相反傳言僖公以不雨爲憂故曰不雨者勤雨也若曰欲得雨之心勤則非其意矣問喪曰哭泣無時服勤三年鄭注曰勤謂憂勞吕氏春秋不廣篇勤天子之難高注曰勤憂也詩序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楚辭七諫曰居愁勤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是古謂憂爲勤也魏人尚通古訓故糜信訓勤爲憂至晉而寖失其傳矣

哆然

四年傳於是哆然外齊侯也疏曰哆然疏外齊侯哆然寬大之意也引之謹案寬大之意與疏外無涉楊說非也爾雅詁離也邵氏正義曰穀梁傳云於是哆然外齊侯也哆然離散之貌詁哆音義同此說是也外齊侯則有離散之心狀其離散故曰哆

然家大人曰荀子王霸篇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侈亦離也侈與哆同

諸侯相見曰朝

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引之謹案非正也下諸侯相見曰朝六字與下句義不相屬葢涉下文而衍唐石經已有之案此先釋杞伯姬來四字言婦人既嫁不當踰竟而今踰竟者是爲志乎朝其子也爲志乎朝其子者是伯姬而非相伯則杞伯失夫之道矣故幷譏杞伯下文諸侯相見曰朝云云是言伯姬之子非諸侯不當待以諸侯之禮諸侯相見曰朝六字正對非諸侯者言之以譏魯侯之失禮與上文譏伯姬者不同然則上文不當有此六字明矣

塊然

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疏引徐邈云塊然安然也引之謹案書傳無訓塊爲安貌者徐說非也今案塊然獨尊之貌荀子君道篇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東方朔荅客難曰塊然無徒廓然獨居字亦作傀荀子性惡篇傀然獨立天地之閒而不畏楊注曰傀與塊同獨居之貌也楚詞七諫塊兮鞠王注曰塊獨處貌哀時命塊獨守此曲隅兮凡言塊者皆獨貌也

是何與我之深也

十年傳世子已祠致福於君麗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君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君嘗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與范氏無注家大人曰方言予讎也子與古字通與我之深也成二年左傳曰讎我必甚言我與女爲父子以來未有過切何讎我一至於此也

春王正月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宋本以下皆如是石經正作三引之謹案日食必於朔杜氏春秋長麻是年三月庚午朔則作三者是也若正月則長麻以爲辛丑朔非庚午矣左氏公羊皆作

出惡正也　正在大夫也

十九年傳梁亾出惡正也范注曰正謂政教引之謹案正卽政之俗字也又襄十六年傳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范注楊疏皆無解釋案正亦當讀政言當時政在大夫故諸侯會而大夫盟也與上文失正之正異義古政事之政或通作正小雅節南山篇不自爲政緇衣引作正天官凌人掌冰正故書正爲政文六年左傳棄時政也漢書律麻志引作正月令班馬政呂氏春秋仲夏紀政作正

其爲主乎救齊

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傳曰邢爲主焉耳邢小其爲主何也其爲主乎救齊引之謹案爲主乎救齊上不當有其字蓋涉

上句而衍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傳曰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文義正與此同

無幸焉

二十二年傳楚眾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范注曰若要而擊之必可破非僥幸也家大人曰宋非楚敵但可僥幸以取勝耳無猶莫也廣雅曰莫無也是無與莫同義乘其在險擊之而勝莫有幸於此者矣謂之幸者難得之時易乘之勢偶爾值之者也左傳曰勍敵之人臨而不列天贊我也是幸之義矣范注非

何以爲道

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道引之謹案末二句謂信不合於道則不成爲信也不當云何以爲道何以爲道當作何以爲信上云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故下云信而不道何以爲信與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而不信何以爲言文義正同寫者誤信爲道耳唐石經已然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五引此正作何以爲信陳禹謨本又改信爲道

亾乎人之辭也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乃者亾乎人之辭也謂其過不在有司而在僖也引之謹案亾讀存亾之亾亾者不在也亾乎人言其過不在於人也人謂有司也四卜郊不從乃僖公不敬以致天譴非羣有司之過故曰乃者亾乎人之辭也謂其過不在有司而在僖

公也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傳曰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亾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亾乎人之辭也以上成七年傳謂其過不在有司而在成公也范注曰國無賢君天災之爾非有司之過是也宣三年成十年之乃不郊襄七年之乃免牲傳竝云乃者亾乎人之辭也義與此同宣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傳曰乃者亾乎人之辭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辛已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傳曰爲若反命而後卒也以上宣八年傳蓋公子遂未將事而反進退不以公命是專也而春秋諱之曰乃復使若事畢而反命者然於遂爲容隱之詞正以譏宣公之闇於使人也故曰乃者亾乎人之辭也

辭也人謂遂也言其過不在遂而在宣公也范注僖三十一年亾乎人云若曰無賢人也注宣八年亾乎人云言魯使不得其人皆誤以亾爲無以人爲賢人不知凡言亾乎人者皆謂不在乎人也荀子王制篇制與在我亾乎人與讀爲舉古字多以與爲舉說見禮記選賢與能下舉皆也言制我在我而不在人也是亾與不在同義管子戒篇邪行亾乎體違言不存口言不在體不在口也莊子田子方篇其在彼邪亾乎我在我邪亾乎彼言不在我不在彼也淮南詮言篇物物者亾乎萬物之中高注曰不在萬物之中也互見禮記亾於禮下

進不能守

三十三年傳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遂敗其師疏標

進不至始也五字釋曰舊解進不能守謂入滑而去退敗其師謂敗於殽也本或別進字者引之謹案進不能守當作不能守進不至始也當作不能至始也舊解進不能守當作舊解守本或別進字者當作本或別有進字者蓋疏所據本不能守上無進字不能守即承入虛國言之秦師入滑而去故傳云入虛國不能守疏云舊解不能守謂入滑而去也後人以下云退敗其師而增進字以爲對文則義不可通守以處言非以行言何進之有乎疏既據無進字者作解又存有進字者於後故曰本或別有進字者但記別本不用其義也自唐石經誤從別本作進不能守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楊疏以從已誤之傳文而原本幾不可復見幸有疏之末句以進字爲別本猶可知正本之無進字耳

下闇

文六年傳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闇字釋文無音引之謹案闇與瘖同上泄則下瘖謂君泄臣言則臣莫敢言也下瘖則上聾謂臣不言則君無所聞也墨子親士篇曰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喑亦與瘖同遠臣則唫晏子諫篇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說苑政理篇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語意竝與此同是下闇即下瘖也故范注曰臣闇不言君無所聞淮南泰族篇既瘖且聾文子符言篇瘖作闇潛夫論考績篇曰羣僚舉士者以闇闇應

明經闇闇即晉語所謂闇瘖不可使言也是瘖闇古多通用闇字古讀若陰故與瘖通說文闇從門音聲春秋傳曰闇於大義論語憲問篇作諒陰羣經音辨闇於今切書高宗諒闇何休讀此蓋本於釋文而今本釋文無此語則陳鄂刪之也

故士造辟而言

范注曰辟君也引之謹案造辟二字文不成義造訓至訓適如作適君所解則凡入告者孰不適君所但言適君所無以見其愼密也且君謂之辟君所不可謂之辟今案辟當作膝字之誤也膝字左旁之月與君相似右旁之黍隸或作耒韓勅碑漆作泰隸或作耒新莽候鈚重五十七斤七作耒膝俗辭膝作胅水解漆作泰辟字右旁之辛或作亲睦碑辟司空府北公禮殿記公辟相承高碑仕辟州郡辟皆作辟又相似故膝軍中倏辟作膝或作亲周頤碑古字造與譖通大戴禮保傳篇靈公造然失容韓子難篇景公造然字譌而爲辟矣造當讀爲譖譖者促也見小雅小明篇傳近也考工記弓人注譖膝而言者君臣促膝密語南史王曇傳引滿促膝唯余二人陸倕感知已喊車出門其已歡無論銜栢與促膝不使左右聞之也魏志中山恭王傳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高堂隆傳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晉書荀勗傳孔子作春秋左邱明子夏造膝親受南史徐伯珍傳徵士沈儼造膝談論陸雲九愍願自獻於承閒悲黨人之造膝梁昭明太子與殷芸令上交不諂造膝思規造膝二字本於此傳也舊唐書李吉甫傳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常袞授王縉侍中制累陳造膝之言彌契沃心之道造膝之言本於此傳之造膝而言也郎中鄭固碑犯顏謇悍造膝俛辭風俗通過譽篇諫有

五諷爲上猶爲下故人則造膝出則詭辭晉書羊祜傳夫人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誡吾惟懼其不及南史劉穆之傳造膝詭辭莫見其際造膝詭辭本於此傳之造膝而言詭辭而出也蓋舊本多作造膝注穀梁傳者范甯而外尚有八家見釋文敘錄故漢魏六朝唐人之文多用其義促膝密語正與此傳不漏言之指相合也范本作造辟蓋傳寫之誤

無君之辭也

引之謹案穀梁傳言無君者二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傳曰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此謂桓王未卽位故曰無君也見注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傳曰大夫不名無君也此謂齊人殺無知尚未有新君也言無君之辭者三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曰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又宋司城來奔傳曰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傳曰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石經及宋本作其以俗本誤作以無君之辭也蓋謂其擅權專國不知有君故曰無君無君之辭也者謂經書司馬司城是箸其專擅無君之辭也范泰說宋司馬華孫曰擅權專國不君其君緣其不臣因曰無君故書官以見專然則經八年之書司馬司城亦謂其專擅無君明矣七年傳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此宋人殺其大夫司馬亦稱人以殺則有罪可知司城來奔亦有罪不容於宋可知所謂罪者專擅無君之謂也故書官以見之而鄭氏乃云殺其司馬無君人之德非也經旣稱人以殺以明有罪則非君之妄殺矣何又責其無君人之德乎且八年十

五年同一書官同一無君之辭而前後異訓無是理也

不以難介我國也

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傳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范注曰介猶近也釋文介音界引之謹案古無訓介爲近者介當爲介古邇字與邇同东彭長田君碑紘覆邇尔郎遐邇字荀子禮論篇介則詭哀公篇不可以身介也楊注竝曰介形與介相似故譌爲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傳曰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彼注曰邇猶近也不使戎得逼近於我釋文邇如字一本作介音界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傳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釋文邇如字本又作介音界今案介亦尒之譌尒古邇字故邇字別本作尒陸氏竝音界失之矣召誥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七經孟子考文曰古本介作迾迾卽邇字考傳比介解比近恐經文作比邇爲是益古文以上考文說今案比介亦比迾之譌尒作迾後字畫餘滅誤作介字盬鐵論非鞅篇引桓十五年公羊傳古邇字非由迾字餘滅也曰末言尒祭仲亾也今本介譌作介

地而後伐鄭

宣元年宋公陳侯衞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傳曰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箸其美也引之謹案地而後伐鄭當作地而後伐言地而後伐者疑辭也此春秋之例也而此經之地則非疑辭乃箸其美也桓十五年公會宋公衞侯陳侯于袲伐鄭傳曰地而後伐疑辭也此傳卽承前傳言之也伐下不當有鄭字凡地而後伐者皆疑辭豈獨伐鄭爲然哉唐石

經始衍鄭字

暴彈之

二年傳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范注曰暴殘暴引之謹案暴訓殘暴則與彈字文義不相屬今按暴者猝也謂猝然引彈而彈之也呂氏春秋察今篇漳水暴益高注曰暴卒也卒與猝同史記主父偃傳吾日暮塗遠故倒行暴施之索隱曰暴者卒也急也

孰爲

趙盾曰天乎天乎子無罪孰爲盾而忍弒其君著乎范注曰迴已易他誰作盾而當忍弒君者乎釋文曰孰爲盾絕句家大人曰范訓爲爲作謂誰作盾而當忍弒君義甚迂曲陸又讀孰爲盾絕句孰爲知禮乎家語公西赤問篇作孰爲公羊傳曰趙盾曰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是其證矣古書爲字或與謂同義楚策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爲勇卽謂勇也孟子公孫丑篇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言子謂我願之也告子篇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言謂是其智弗若也爲與謂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文王世子曰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莊子天地篇曰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爲安盜跖篇曰今謂臧聚曰女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今爲宰相曰秦策秦令周取爲楚王曰齊策淳于髡爲齊王曰墨子魯問篇墨子爲魯陽君曰韓子內儲說篇嗣公爲關吏曰商臣爲其傅潘崇曰爲字竝與謂同義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楚策

曰今爲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强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鬬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爲亦謂也故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此之爲考志也逸周書官人篇爲作謂莊二十二年左傳是謂觀國之光史記陳杞世家謂作爲墨子公輸篇宋所爲無雉兎鮒魚者也宋策爲作謂莊子讓王篇今某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呂氏春秋愼人篇爲作謂

周災不志也

十六年成周宣榭災傳曰周災不志也疏曰徐邈所據本云周災至註云重王室也今遍檢范本並有不字則不得解與徐同也引之謹案徐本周災至至當爲志聲近而譌也荀子正論篇其至意至闇也楊注曰至意當爲志意亦聲近而譌　疏曰范本有不字不得解與徐同則志字與徐不異可知蓋外災不志而周災則志所以重王室也襄九年傳故曰周災志若作周災不志則與經志成周宣榭災不合周災既不志則雖樂器之所藏亦不當志矣經何以書成周宣榭災乎當以無不字爲是周災志者起下文之辭言周災固當志經不直云成周災而舉宣榭者以其樂器所藏重之也故曰周災志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

季孫行父禿　至必自此始矣

成元年冬十月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宣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使眇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蒲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

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閽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范注曰穀梁子作傳皆釋經以言義未有無其文而橫發傳者甯疑經冬十月下云季孫行父如齊脫此六字引之謹案左氏公羊冬十月下皆無季孫行父如齊之文不應穀梁獨有且春秋例不遺時無事亦書冬十月見桓元年不必實之以事也竊疑季孫行父禿以下當在二年戰于鞌傳之末蓋帥師與齊侯戰于鞌者有季孫行父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四人傳於是追敘齊患所起因慢此四人之故而反前此四人同時聘齊之事亦猶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傳因而追敘申生之死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傳因而追敘襄公之遍言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傳因而追敘子胥之子闔廬蔡侯之拘南郢也鍼簡在冬十月下耳公羊敘齊患之始與此略同而於經文盟于袁婁下始追敘之穀梁或亦相似也

不可

二年傳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范注曰不可謂若不許已言引之謹案范以左傳云晉人不可賓媚人曰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故以不可爲不許已言不知此傳不可二字與則諾相對爲文不可者謂郤克之後二說不可行也公羊傳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曰不可疏引一本有此三字說見公羊蕭同姪

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今本脫曰字）何注上曰不可曰則晉悉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注下曰不可曰言至尊不可爲質彼文曰不可與請諸相對猶此文不可與則諸相對也當如何氏公羊注作解若以不可爲不許已言則文義下屬請壹戰句上文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云云遂成不了之語矣

梁山

五年梁山崩范注曰梁山晉之望也疏曰詩云奕奕梁山是韓國之鎮霍陽韓魏晉之地故云晉之望也引之謹案此梁山非詩之梁山也詩之梁山在涿郡良鄉縣北乃灤水所經（見水經灤水注）去河甚遠不得云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其韓城在涿郡方城縣（水經聖水注引王肅注）與燕甚近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非在晉地之韓也此梁山則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臨於河上（見爾雅郭注）故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夏陽春秋之梁國（見桓十年左傳杜注）亦非奕奕梁山爲夏陽之山又誤以韓城爲晉所滅之韓國（辨見日知錄）而隋人遂改夏陽爲韓城縣（楊氏不能糾正而承用之疏矣

是以知其上爲事也

九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傳曰大夫潰莒而之楚是其以知上爲事也惡之故謹而日之也引之謹案知字義不可通知當爲叛范注曰臣以叛君爲事依經爲說也疏曰今此莒帥眾民叛君從楚故變文書日以見惡又僖四年疏曰莒潰

書曰惡大夫之叛故謹而日之則此傳作叛其上甚明唐石經始誤爲知左旁矢字尚存其半右旁口字全

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

十二年周公出奔晉傳曰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上謂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下謂今周公出奔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范注曰上雖有不君之失下莫敢效不臣之過今復云周公之出則上下皆有失矣疏曰僖二十四年傳云雖失天下莫敢有也謂王雖出鄭不敢有之以爲國也此云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謂上雖有不君之失臣下孰敢放效爲之觀經立說故二處不同也引之謹案如范注則是下孰敢效之非孰敢有之矣今案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卽僖傳所云雖失天下莫敢有也言前此天王之出雖失天下而諸侯莫敢有其國周道未大衰也今周公出奔則又失其爵位與采邑是不獨上有失位之時而下亦然故曰今上下皆失之矣所謂上下之道無以存也存與亾相對存則不失其爵祿亾則失之矣豈過失之謂乎

薦其美也

十七年傳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家大人曰美當爲義字之誤也祭統云唯賢者爲能盡祭之義又云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故曰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義也非享味也若云薦其美則與非享味之意不合矣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藝文

類聚禮部上初學記禮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引此並作薦其義

是大夫張也

襄三年傳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引之謹案張當爲彊疏曰禮君不敵臣陳遣大夫赴會諸侯大夫與之爲盟則是貴賤之宜而云大夫彊者諸侯大夫君在私盟故謂之彊也案十六年大夫不臣也則不繫諸侯此云諸侯之大夫而謂之彊者此雖對君私盟慢君之意緩至十六年積習已久不臣之情極故不繫諸侯以上楊疏是楊所據本正作彊字定六年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范注曰三家侈張而此不釋張字定六年傳釋文張如字一音丁亮反而此無音則作彊不作張可知不然豈有略於前而詳於後者乎朱梁補石經始誤作張

恥不能據鄭也

九年同盟于戲傳曰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范注曰戲盟還而楚伐鄭故恥不能終有鄭家大人曰方言據定也戲盟還而楚伐鄭是諸侯不能定鄭也史記白起傳曰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按據猶安定也

汲鄭伯

十年傳汲鄭伯逃歸陳侯致桓之會存中國也范注曰汲猶引也鄭伯髡原爲臣所弒而不書弒豈汲引之謂乎汲疑當爲沒沒者終也見士昏禮及檀弓注說文作姁又作姟古謂以壽終爲得

沒魯語曰將壽寵得沒是也不以壽終爲不沒檀弓曰不沒其身是也鄭伯爲臣所弒是不沒其身者也而經不書弒而書卒七年經傳使若令終得沒者然故謂之沒鄭伯沒鄭伯者卒鄭伯也卒亦終也曲禮曰壽考曰卒卒猶沒也沒與歿形相似而誤耳

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　亦病矣

十八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傳曰非圍而曰圍齊（句）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與（音餘監本與誤作焉據陸音楊疏唐石經改）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引之謹案非圍而曰圍齊句絕有大焉亦有病焉者猶言大齊也亦病齊也病齊謂罪齊也非大而足同與者承上有大焉而言言齊若非大國何須諸侯同圍之也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者承上亦有病焉而言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文義略與此同范讀非圍而曰圍爲句齊有大焉爲句又以亦病矣爲病諸侯與上文不合皆失之

車軌塵

昭八年傳車軌塵范注曰塵不出轍家大人曰范以軌爲轍非也車轍塵則文不成義子謂軌者循也謂後車循前車之塵不得旁出也賈子道術篇曰緣法循理謂之軌是軌與循同義史記天官書曰月星順入（句）軌道謂順入大微循道而行也（韋昭注漢書亦誤解軌字辯見讀書雜志史記）又云其逆入（句）若不軌道謂逆入大微與不循道而行也彼言軌道猶此言軌塵且車軌塵與馬候蹄對文

則軌非車轍明矣

一事注乎志

十一年傳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范注曰一事輒注而志之也引之謹案注字義不可通注當爲詳詳字左旁草書與注相似右旁與主相似故詳誤爲注詳乎志者詳于志也已書楚師滅蔡又書執蔡世子友以歸又書用之一事而志之甚詳所以惡楚子之强暴也故臣一事詳乎志所以惡楚子也春秋之義甚美甚惡皆詳其事成九年襄三十年傳竝曰詳其事賢伯姬也此傳一事詳乎志所以惡楚子也皆謂詳志之以示法戒范云一事輒注而志之注亦當爲詳謂詳其事而志之也釋文注乎張具反又之住反則唐初已誤爲注不始於石經矣

奔而又奔之

二十一年蔡侯東出奔楚傳曰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賤之也家大人曰此言蔡侯之祖父皆爲楚所殺及其出奔乃又不奔他國而奔楚是忘祖父而自安於讎國故惡而賤之也范注曰奔既罪矣又奔讎國惡莫大焉失之

此皆無公也

二十八年夏四月庚子叔倪卒傳曰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卒從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范注曰言叔倪欲納公無病而從此皆天命使魯無君爾疏曰叔倪之卒事無公而曰皆何解經言宋公佐卒于曲棘傳言邾公也今叔倪卒傳曰皆

無公也傳上疑脫故字引之謹案無公乃宋公叔倪之事故曰此皆無公下句方言天命耳豈得亂其次序而曰此皆天命使魯無君乎今案無公之無當讀謨謨古謨字爾雅曰謨謀也集韻謨古作謨管子形勢篇謨巨者可與遠舉謂謀大也說見管子雜志謨公者謀納公也言違天者不祥宋公叔倪之從皆以謀納公故故曰叔倪無病而從此皆謨公也謀納公者皆從則是天之不使公還非我不納公也故曰是天命也非我罪也上文宋公佐卒于曲棘傳曰邾公也注曰邾當爲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于曲棘者欲謀納公訪也謨也皆謀也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遐而屬其二三大夫

定十年傳遐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范注曰屬語也家大人曰書傳無訓屬爲語者屬會也聚也孟子梁惠王篇乃屬其耆老而告之呂氏春秋順民篇於是屬諸大夫而告之趙岐高誘注竝曰屬會也屬其二三大夫但言會齊之諸臣下曰字乃及齊侯之語耳屬而後語屬非語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零四終

香山麥乃求南海桂文燦新校　靈川秦培播舊校
皇清經解　卷一千二百零四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三　庚申補刊

經義述聞　高郵王尚書引之著

爾雅釋詁

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

郭曰詩曰有壬有林又曰文王烝哉引之謹案君字有二義一爲君上之君天帝皇王后辟公侯是也一爲羣聚之羣林烝是也古者君與羣同聲故韓詩外傳曰君者羣也故古羣臣字通作君臣管子大匡篇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問篇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皆羣臣之假借也國蓄篇男女諸君亦羣之假借謂大男大女及諸羣子也諸吾子無不服籍君羣猶諸眾也呂氏春秋謹聽篇云諸眾齊民呂氏春秋召類篇曰羣者眾也白虎通義曰林者眾也此篇下文曰烝眾也林烝

羣同爲衆多之義故曰林烝羣也林烝二字連文而不與下文相錯亦可以知其別爲一類矣不然君上至尊豈得以林烝稱之乎自毛公釋詩之有壬有林文王烝哉始誤以林烝爲君上之君而漢書律厤志之說林鍾楚辭天問注之說伯林表記注之說武王烝哉並仍其誤案小雅賓之初筵云百禮既至有壬有林上曰百禮下曰有林則有林正取衆盛之義不得訓爲國君使文義參差也傳云壬大也林君也君與大義已不類而壬字之解猶不誤箋又以壬爲卿大夫其失彌甚矣毛鄭詩考正曰詩中如有蕡有鶯之類皆形容之辭林鍾以形容百禮既至壬壬然盛大林林然衆多此說是也林鍾之義周語以爲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韋注曰林衆也言萬物衆盛也則林字正取衆盛之義故訓之曰百事故淮南時則篇謂林鍾爲百鍾不得如侯志君主種物之說也天問之伯林雉經不知何指王叔師見曾語有大子申生雉經之事遂以伯林爲申生而訓爲長君實無明據也至大雅文王有聲之文王烝哉則韓詩訓烝爲美其說確不可易詩書多以烝爲美大之詞說見前不顯不承下不得如毛傳訓爲君上之君也下文有王后烝哉皇王烝哉若訓烝爲君則與王后皇王字義相複矣偏考經傳之文未有謂君爲林烝者則林烝之本訓爲羣明矣天帝皇王后辟公侯爲君上之君林烝爲羣聚之羣而得合而釋之者古人訓詁之指本於聲音六書之用廣於假借故二義不嫌同條也如下文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台朕陽爲予我之予賚畀卜爲賜予之予鄭樵注曰疑此當言台朕陽予也賚畀卜予也以二字同文故誤耳案古之字義不隨字音而分一義兼數音一音亦兼數義檻以後人之音析顚崎嶔瞠戾厎止徯待也顚崎徯徯爲崎嶔待之待古人之義誤矣

瞢戾底止爲止待之待治隸古故也治古爲久故之故隸爲語詞之故載謨貪詐僞也載謨貪爲作爲之爲詐爲詐僞之僞昌敵彊應丁當也昌爲當理之當丁浪反敵彊應丁爲相當之當遲態休苦叔隸咽息也棲遲態休苦爲止息之息叔隸咽爲氣息之息郡臻仍迺侯乃也郡臻仍爲仍乃之乃迺侯爲語詞之乃艾歷覛胥相也艾爲輔相之相歷覛爲相視之相胥爲相保相受之相際接翼捷也際接爲交接之接翼爲捷疾之捷義則有條而不紊瞢則姝塗而同歸此爾雅所以爲訓詁之會通也魏張稚讓作廣雅猶循此例如釋詁篇矇或員虞方云撫有也相親有之有軫奊棄隊厓厲方云撫有也軫奊棄爲方側之方駭動堅剛者勁莫憚愞摘鈔倀悅強也駭動堅剛者勁莫憚愞摘鈔倀悅爲勉強之強若斯之類不可枚舉　自唐以來遂莫有能知其義者矣

旺大也

釋文旺舊音之日反本又作至又作胵家大人曰作至者是也作旺者涉上文昄字從日而誤說文無旺字其作胵者又旺之誤也說文胵鳥胃玉篇充脂切與大義無涉　郭曰至極亦爲大則郭本作至明矣高注呂氏春秋求人篇及秦策並云至大也卽用爾雅之訓邵氏二雲正義曰史記索隱引樊光云郩可見之大也司馬相如傳　旺本作郩此說非也樊本蓋已誤作旺字從日故云可見之大索隱引樊注作郩者以正文云爰周郩隆郩隆卽至隆作郩者俗字耳　故從正文作郩以省繁文非謂樊本作郩也若作郩則字從邑不得言可見之大矣釋文所列諸本皆無作郩者以是明之

厖有也

引之謹案厖古讀若蒙說見唐韻正厖與蒙古字通上文厖大作蒙大也商頌長發篇爲下國駿厖是式毛傳厖大也烈祖篇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既載清酤賚我思厖毛傳厖大也皆其證也采菽篇樂只君子福祿申之傳曰申重也重亦大也小雅魚藻篇王在在鎬豈樂飲酒傳曰豈樂也樂亦大也戴記衞將軍文子篇引作恢蒙大也恢蒙古字通用之證釋言曰蒙荒奄也蒙與厖同荒與幠同故郭引詩遂荒大東作遂幠大東蒙篇蒙伐有苑鄭箋曰蒙厖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有苑傳荒有也厖幠荒皆謂奄有之也魯頌閟宮傳荒有也大元元文罔者有說文奄大有餘也大有餘也故奄亦爲有也釋言曰蒙厖也厖蒙雜也凡此皆厖蒙通用之證釋言曰有生於無無生於有也又之舍也蒙者匕之主也匕與比同范望曰有生於無無生於有也又罔蒙相極范曰罔無蒙有事相極盡是蒙爲有也蒙亦厖耳廣雅有也家大人疏證曰說文龐兼有也從有龍聲讀若聾爾雅厖有也厖與龐聲近而義同說卦傳震爲龍虞翻干寶龍竝作駹周官巾車駹車故書駹作龍杜子春讀爲駹考工記玉人上公用龍先鄭司農讀爲龐龍駹龐之通作厖猶龐之通作厖矣

懷至也

引之謹案召誥曰越若來三月句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越若來三月五字連讀越若語詞來至也言越若至三月也某氏傳以越若來爲於順來非是說見尚書釋言曰懷來也來亦至也故表記引詩聿懷多福鄭注曰懷至也

貢賜也

邵曰貢說文作贛賜也淮南道應訓云桓公贛之衣冠而見家大人曰呂氏春秋與難篇贛作賜要略云一朝用三千鍾贛高誘注贛賜也家大人曰淮南精神篇今贛人敖倉高注亦曰贛賜也今通作貢史記仲尼弟子傳端木賜字子貢韓子外儲說左篇曰貢賜不出史記樂書大一貢兮天馬下漢書禮樂志貢作況況亦賜也此

皆貢訓爲賜之證

緅善也

郭曰緅未詳其義釋文緅勅金反引之謹案玉篇詶丑林切善言也廣韻同丑林與勅金同音是善言爲詶也古無詶字故僧緅爲之說文廣雅竝曰緅止也家大人疏證曰止有安善之義故字之訓爲止者亦訓爲善爾雅曰緅徽善也徽戾止也休戾也廣雅曰休戾善也緅止也皆其證矣

業敘也

引之謹案齊語曰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言擇舊法之善者而次敘用之也韋注業猶創也失之晉語曰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韋注業猶次也次亦敘也邵引學記時敎必有正業失之正業之業不得

惟基謀也

郭曰國語曰詢于八虞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謀于南宮謀于蔡原訪于辛尹通謂謀議耳如璧所未詳邵曰如通作茹周頌臣工云來咨來茹鄭箋俱云茹度也大雅江漢云肇敏戎功毛傳肇謀也引之謹案郭言餘皆見詩也今案大雅生民篇舟云不可以茹鄭箋俱云茹度也度卽爲謀故釋言載謀惟鄭箋曰惟思也思與謀義相成則惟亦謀也蓋三家詩有訓惟爲謀者故郭云見詩緒少孫續史記三王世家曰維者度也惟維古字通度亦謀也載謀載惟猶言是究是圖弗慮弗圖爰究爰度來咨來茹周爰咨謀周爰咨度周爰咨詢皆古人複語也爾雅惟圖詢度咨諏究如慮皆訓爲謀則其義

皆通矣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雒十二字鄭注以連讀基爲謀見康誥正義某氏傳以初基爲初造基於基上加造字以釋之非是孔子閒居引詩夙夜其命宥密鄭注曰詩讀其爲基基謀也言君夙夜謀爲政教以安民鄭訓基爲謀與毛傳異毛傳基始也蓋亦本三家也故鄭亦云見詩基或通作基定四年左傳管蔡啟商基閒王室謂謀閒王室也說見左傳邵引盤庚人惟求舊與器非求舊對文則惟爲語詞猶呂刑言非訖失之人惟求舊于威惟訖于富也周語曰后稷始基靖民又曰基禝十五三基字文義相承則基非謀也

則刑職常也

則之爲常說見周易後有則也下邶曰典刑者詩大雅蕩篇云尚有典刑引之謹案典刑卽典常也詩之言有典刑猶易之言有典常繫辭傳既有典常鄭注周官大宰曰典常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也常者上下通名是法卽常也王謂之禮爲法而又訓爲常刑爲典常之常又爲久常之常召誥曰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言常用王之德於天下也此家大人說某氏傳以刑爲法失之矣尚書多方曰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言湯愼其所施之政教然後勸勉其民而民遂常用勸勉也傳以乃勸爲民勸又以刑爲刑罰皆失之家大人曰唐風蟋蟀篇職思其居職思其外職思其憂皆謂常思之也毛傳職主也與常義亦相近故坤象辭小雅大傳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

東篇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謂常服勞苦而不見勞來也史記越世家殺人而从職也五子胥傳事成爲卿不成而亭固其職也皆謂事理之常也季布傳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漢書顏師古注曰職常也言此乃常道也

粵于爰曰也

引之謹案曰讀若聿字本作昀說文昀詮詞也從欠從曰曰亦聲字或作聿或作曰其義一也文選江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聿辭也詩中多僭用曰字如曰至渭陽曰爲改歲曰殺羔羊七月見晛曰消角弓曰止曰時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奏子曰有禦侮毚曰亟厥國柳毚曰求厥章載見皆當讀爲歲聿其莫之聿故曰爲改歲漢書食貨志引作聿見晛曰消釋文引韓詩作聿晛本又作見晛同胡甸反皆是也

曰消釋文引韓詩作聿荀子非相篇漢書劉向傳引詩亦作聿曰嬪于京爾雅釋親注引作聿子曰有奔奏子曰有禦侮楚辭離騷注引作聿曰亟厥國釋文引韓詩作聿而鄭箋於見晛曰消曰止曰時子曰有疏附四句皆讀爲論語子曰之曰失其指矣辯見釋詞粵于爰聿一聲之轉而聿與曰通故云粵于爰曰也若讀爲子曰之曰則與粵于爰異義矣鄭箋於穀旦于差王于出征爰及矜人爰有樹檀爰方啟行皆誤訓爲子曰之曰辯見釋詞

爰粵于那都繇於也

引之謹案於者語詞非歎詞也粵于也爰粵于也爰粵于那都繇於也其義上下相承若以於爲歎詞則非其類矣郭曰左傳曰棄甲則那那猶今人言那那也書曰皋陶曰都繇辭於

乎皆語之韻絕所說皆謬爰粵于之訓爲於書傳多有不煩訓釋郁者越語曰吳人之郁不穀亦又甚焉韋注郁於也都之言諸也諸與都古字通爾雅釋詁宋有孟諸史記夏本紀作明都諸亦於也邵引孟子謨蓋都君咸我績趙注都於也繇者釋文繇除又反孫音由是孫不以繇爲卜兆之繇辭也邵曰繇通作由大雅抑云無易由言鄭箋由於也是郁都繇皆爲於也又案康誥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由于也言徧求聞于古先哲王也又曰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由亦于也言徧求聞于古先哲王也別與徧古字通說見前繇亦通作猷馬本大誥王若曰大誥繇別求聞由古先哲王下繇亦通作猷馬本大誥王若曰大誥繇爾多邦鄭王本繇作猷漢書翟義傳王莽倣大誥曰大誥道諸矣王益用爾雅繇道也之訓馬鄭王竝同以釋文正義知之引之案大誥道爾多邦文義不順猷於也大誥猷爾多邦者大誥於爾多邦也經文本自明白祇繇訓猷爲道於義未安致令後人妄改其始改也升猷字於誥字之上某氏傳曰順大道以告天下眾國是也其再改也又升猷字於大字之上正義曰此本猷在大上是也其他緣例而改者二改而復脫者一多士曰王曰猷告爾多士多方曰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傳竝曰以道告之益俱是告猷而晚出古文改爲猷告矣此緣例而改者也多方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傳曰順大道告四方與大誥猷爾多邦傳同則此句經文亦有大字益初作大告猷爾四國多方故解之曰順大道告四方其後則後改爲大猷告爾四國多方又脫大字矣此改而復脫者也王莽倣大誥用今文尚書而以道字代猷字曰大誥道諸侯王是今文猷字亦在誥字下與馬

鄭王本同大誥在多士多方前其誥猷之文馬鄭王必皆有說學者雖不悟誥猷之誤爲猷誥猶不得不載其異同至多士多方告猷之義已詳大誥不復再釋學者斯忽焉不察矣然以例推之可得而知也邵以猷爲歎詞亦因今本尚書而誤

合對也

引之謹案泰策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韓子初見秦篇合竝作對

綏繼也

引之謹案綏通作蕤玉藻緇布冠繢綏鄭注綏或作蕤先王漢書律厤志曰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萬物也顧命曰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綏亦繼也說苑指武

篇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淮南道應篇繼作綏

湮落也

引之謹案周語湮替隸圍今本湮作堙依宋明道本改韋注湮沒也謂沈沒於隸圍之中故鄭云湮沈落也湮替隸圍猶云降在皁隸昭三年左傳故爾雅湮降竝訓爲落也邵引周語墮高堙庳失之韋注堙塞也

違遠也

家大人曰魯語爲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齊語天威不違咫尺韋注竝曰違遠也邵疏引召南殷其雷篇何斯違斯未確毛傳違去也

引順薦劉陳也

引之謹案王制內則竝曰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引年者陳敘其

年齒之多寡也鄭注以爲引尸校年失之經言引年不言引尸校年也文六年左傳曰陳之藝極引之表儀引亦陳也引延繹一聲之轉皆長之陳也凡物陳之則長故引延繹又訓爲長矣下文曰引延長也方言曰繹長也郭曰順未詳邵曰坊記引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乃順者陳敘也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卽其陳敘之詞也舊說以順爲將順失其義矣引之謹案邵說是也古者謂陳爲順聘禮曰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鄉飲酒禮曰篚在洗西南隅士冠禮曰洗有篚在西南順或言南陳或言南隅或言南順其義一而已矣昭二十年左傳曰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薦亦陳也連言之則曰薦陳襄三十一年傳曰非薦陳之不敢輸也是也家大人曰祭義曰孝子之祭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薦之謂陳之也上文曰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卽此所謂進之也又曰薦其俎卽此所謂薦之亦卽伸尼燕居所謂陳其薦俎也薦訓爲陳故荀子禮論篇謂陳器爲薦器鄭注以進之爲進血腥薦之爲進孰強分二事失之矣郭曰劉未詳引之謹案逸周書敘曰文王唯庶邦之多難論興以匡謬作劉法劉法者陳法也柴誓敘乃甲胄史記魯世家作陳乃甲胄是敘亦爲陳也敘與劉聲近而義同下文曰流擇也說文曰敘擇也敘與流之同爲擇猶敘與劉之同爲陳矣邵引詩以引以翼禮記告賓祭薦而不食及淮南之劉覽徧照皆失之

尸職主也尸宋也案寮官也

郭釋尸宗也曰謂宗地釋宗寮官也曰官地爲宗同官爲寮引之謹案古無謂宗地爲尸者邵曰莊子天下篇皆願爲之尸謂願其主食采之地也此曲說不可通爾雅直訓宗爲官何得以官地釋之乎據釋文云宋李孫郭竝七代反則李孫亦以宗爲宗地不始於景純矣今案宗之言宰也鄭注周官大宰曰宰主也宰宗聲相近故謂宰爲宗尸職主也尸宗也其義上下相承漢書楊雄傳胥靡爲宰寂莫爲尸尸也宰也皆主也官者事之主故宗又爲官義亦相承也官宗之宗亦宰也隱元年公羊傳曰宰者何官也周官目錄注隱元年左傳注竝曰宰官也宰宗聲相近字或作采故堯典若予采釋文引馬注曰采官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以展主謂之宰亦謂之宗官謂之宰亦謂之宗鐙事文穎注與此同采鐙三十三年公羊傳宰上之木拱矣何注宰冢也方言冢晉之閒或謂之埰埰亦宰也郭彼注曰古者卿大夫有采地死葬之因名曰埰誤與此注同事謂之采亦謂之繢下文曰采事也大雅文王篇上天之載毛傳載事也漢書楊雄傳作上天之縡皆以聲近而有二名也

績宖事也

家大人曰下文曰績業也功績成也功績業皆事之已成者故績業公又爲事也公功古字通業公已見邵邵疏梟陶謨曰庶事康哉堯典曰庶績咸熙庶績卽庶事也又曰績用弗成卽事弗成也莊十一年左傳大崩曰敗績謂敗其事也故春秋宣十二年晉師敗績穀梁傳曰績功也功事也曰其事敗也舊本曰作曰今從楊疏引晉語曰國無敗績軍無敗政謂國無敗事也韋注訓績爲功不若訓爲事齊語曰爺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謂以文武之事爲法也邵引商頌設都于禹之績失之業宖一聲之

轉月令曰季冬之月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宜者事也來歲之事必依國典順時令而行之故歲終則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事也淮南本經篇曰包裹風俗斟酌萬殊剸差薄眾宜謂眾事也高注眾物宜適也失之邵引大雅皇矣篇公尸來燕來宜邵引士冠禮宜之于假皆失之公尸來燕來宜毛傳宜其事也則宜非事也宜之于假承上髦士攸宜而言則宜亦非事也引之謹案釋天曰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郭曰周官所謂宜乎社大祝然則宜乎社即有事乎社故曰宜事也

犯剋捷功肩堪勝也

引之謹案勝又訓爲陵故犯亦訓爲勝取陵犯之義也漸九五終莫之勝虞注曰勝陵也管子侈靡篇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勝謂卑而不可陵也是勝與陵犯同義剋捷功肩堪爲勝任之勝勝敗之勝肩堪爲任之勝相陵犯之勝古皆讀若升故同爲一訓逸周書周祝篇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盡可稱又曰維彼大心是生雄維彼忌心是生勝呂氏春秋貴因篇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是勝敗之勝古亦讀若升

孟勉也

郭曰孟未聞錢氏曉徵荅問曰班孟堅幽通賦益孟晉以迨羣曹大家服虔竝訓孟爲勉書洛誥女乃是不蘬蘬莫剛反馬鄭王皆訓爲勉而說文爾雅俱無蘬字蓋即孟之轉聲戰國有芒邶淮南子作孟邶氾論篇是孟有芒音也古文尚書必有作孟字者孟轉爲蘬猶矗沒轉爲密勿經師授受文字互異各有所自

家大人曰明字古亦讀若芒明亦勉也盤庚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顧命曰爾尚明時朕言洛誥曰明作有功又曰公明保予沖子多方曰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明字皆當訓爲勉重言之則曰明明大雅江漢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魯頌有駜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皆謂勉勉也薨明孟古竝同聲故其義亦同說見前明聽朕言及明明天子下

餞迪進也

邵引說文餞送去也又引大雅崧高王餞于郿士虞禮記未徹乃餞家大人曰諸餞字皆訓爲送不訓爲進余謂餞與踐同周官司尊彝曰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踐與獻皆進也（大鄉飲酒禮注坊記表記注竝曰獻進也）或言朝踐或言朝獻其義一而已矣注曰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以上鄭注薦亦進也注又曰故書踐作餞杜子春云餞當爲踐士虞禮記注曰古文餞爲踐是踐餞古字通又與薦聲相近而其義則皆爲進也邵曰大雅桑柔云弗求弗迪毛傳迪進也引之謹案迪古讀若逐（說見唐韻正）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艮馬逐（大畜九三）逐進也衞風考槃篇碩人之軸傳曰軸進也釋文軸毛音迪正義引釋詁云迪進也迪逐軸竝通

尚右也

亮介尚右也郭曰紹介勸尚皆相佑助引之謹案郭以尚爲勸尚非也大雅抑篇曰肆皇天弗尚謂天弗右也（周頌我將篇維天其右之是也）

鄭箋曰皇天不高尚之於詩意未合故下文卽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亾墨子非樂篇引湯之官刑曰上帝弗常九有以亾義與此同弗常卽弗尚也尚古通作常說見前隸皇天弗尚下晚出古文尚書咸有一德篇襲墨子而改之曰厥德匪常九有以亾蓋未知常爲尚之偪字也卻引左氏襄二十九年傳不尚取之未確

篤固也

家大人曰中庸曰篤行之篤行卽上文所謂固執也儒行篤行而不倦謂行之常固也論語泰伯篇篤信好學謂信之固也子張篇信道不篤謂不固也博學而篤志謂固志也（固志見遯象傳）老子致虛極守靜篤謂守靜固也以上諸條皆合爾雅篤固也之訓而釋者但訓篤爲厚釋爾雅者亦未引諸書以證固也之訓皆失之疏矣篤與固同義故後漢延篤字叔堅莊子秋水篇井魚不可以語於海者（今本井魚作井黿乃後人所改辯見讀書雜志）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篤於時固於時也史記白起范雎傳皆言稱病篤謂病已固也然則篤之訓固其所包者廣矣

禕美也

釋文禕於宠反卻引東京賦庶其禕而引之謹案釋訓曰委委佗佗美也釋文委委佗佗是也諸儒本竝作禕於宠反舍人云禕禕者心之美引詩亦作禕是禕字重言之亦爲美也（今本釋文禕作禕非禕於宠切美也字從示禕許韋切后祭服也字從衣）舍人引詩作禕蓋本於三家

從神崇重也

引之謹案大雅既醉篇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是從爲重也郭

曰隨從所以爲重疊從有重義故隨亦有重義巽象傳曰重巽以申命象傳曰隨風巽是隨亦重也坎曰水游至離曰明兩作震曰游雷艮曰兼山巽曰隨風兌曰麗澤皆重疊之義郭曰神未詳錢曰重有重疊之義又有尊重之義從申加重疊之重也神彌崇尊重之重也家大人曰錢以神爲尊重之重是也禮器曰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正義曰七獻神者謂祭先公之廟禮又轉尊神靈尊重也荀子非相篇曰寶之珍之貴之神之亦謂貴之重之也那曰大雅鳧鷖云福祿來崇家大人曰崇又爲輕重之重盤庚曰高后丕乃崇降罪疾傳曰崇重也湯必大重下罪疾於我釋文重直勇反又下文曰丕乃崇降不祥多方曰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傳曰重亂有夏釋文重直勇反諸崇字皆訓爲輕重之重

罄盡也

郭曰今江東呼厭極爲罄釋文罄苦計反說文云器中盡也本或作懇廣雅云勩也今廣雅作極也家大人曰謂困極也極亦盡也廣韻罄又楷革切字或作擊淮南人間篇秦皇使蒙公楊翁子將築長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擊與罄同謂築長城西連流沙北盡遼水也法言淵騫篇蒙恬墊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亦謂起自臨洮而盡於遼水也

蒐摟聚也

郭曰春獵爲蒐蒐者以其聚人衆也邵曰蒐者成十六年左傳云蒐乘補卒襄二十四年傳云齊社蒐軍實言聚而閱之也摟者說文云摟曳聚也或作婁小雅角弓云式居婁驕鄭箋婁斂

也疏引釋詁云婁斂聚也家大人曰釋天春獵爲蒐郭云搜索取不任者則蒐非聚衆之事不獨蒐也左傳之蒐乘蒐軍實皆謂簡閱之非謂聚之郭邵所引皆非確證子謂魯頌泮水篇束矢其搜搜者聚束之貌故毛傳云搜衆意也按與蒐古字通桓四年穀梁傳秋曰蒐釋文蒐麋氏本又作搜漢書刑法志春振旅以搜玉篇廣韻竝云搜聚也卽用爾雅之文又案角弓篇式居婁驕婁右屢字也故荀子非相篇作式居屢驕王肅訓婁爲數是也鄭訓婁爲斂謂斂其驕慢之過似於義未安子謂孟子告子篇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摟諸侯卽聚諸侯故郭云摟猶今言拘摟聚也史記天官書婁爲聚衆義亦同也

肅疾也肅速也

引之謹案晉語曰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肅之言速給之言急也論語公冶長篇禦人以口給孔注佞人口辭捷給皇侃疏給捷也荀子非十二子篇齊給便利楊倞注齊疾也給急也聰敏肅給義相貫注韋注肅敬也給足也皆失之故肅訓爲疾又訓爲速邶引召南小星篇肅肅宵征是也邶引禮運刑肅而俗敝鄭注也此謂刑罰駿急非謂其疾速也周語俾莫不任肅純恪韋注肅速也純大也事速其功大敬其職案任信也肅整也純恪敬也使莫不任其壹也任肅純恪四字平列韋說皆失之皆未允

哀多也

家大人曰周頌般篇哀時之對箋曰哀衆也衆亦多也管子輕重丁篇曰五衢之民哀然今本哀譌作衰從宋本改引之謹案廱元黃廱逐病也廱元黃雙聲字周南卷耳篇我馬虺隤我

馬元黃皆謂病貌也毛傳謂元馬病則黃失之小雅何草不黃篇何草不黃何草不元元黃亦病也猶言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也以草病與人之勞瘁亦中谷有蓷暵其乾矣之意鄭箋謂歲始草元歲晚草黃亦失之瞻元黃凡物病皆得稱之孫屬之馬郭屬之人皆非也見郭注及詩釋文正義詩言何草不黃何草不元以是明之釋文曰癘音勤字亦作勤楚語曰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勤民病民也病民以自封猶言厲民而以自養也邵引樂記徵亂則哀其事勤亦近之郭曰逐未詳衛風考槃篇碩人之軸鄭箋曰軸病也正義曰釋詁云逐病逐與軸蓋古今字異邢疏用孔說引之案考槃一章曰碩人之寬二章曰碩人之邁三章曰碩人之軸毛傳曰邁寬大貌軸進也釋文邁韓詩作遘遘遇也美大之之詞不如箋所云也今案逐當讀爲疚音胄說文疚病也廣雅疚痛也讀若紂廣雅疚病也曹憲音胄小雅小弁篇我心憂傷怒焉如擣毛傳曰擣心疾也釋文擣韓詩作疚義同呂氏春秋盡數篇鬱處腹則爲張爲疚高注曰疚跳動也是疚爲心腹之病也大畜九三良馬逐釋文曰逐一音胄海外北經夸父與日逐走郭注曰逐音胄文選西都賦六師發逐後漢書班固傳逐作胄是逐字古有胄音故與疚通也

寫繇憂也

郭注曰有憂者思散寫也引之謹案有憂者待於散寫不得即以寫爲憂邶風泉水篇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散寫之謂也若即

以散寫之寫爲憂則是以憂我憂矣其可通乎今案寫當讀爲
鼠小雅雨無正篇鼠思泣血箋曰鼠憂也義本於爾雅也鄭所
見本蓋作鼠故據以釋經耳寫字古讀若雪露霑兮之霑私呂切小
雅蓼蕭篇我心寫兮與霑語處爲韻與鼠字聲近而通依字母寫
在審母二母之字往往相通如湘音息良切心母也瀟音式羊
切審母也而召南采蘋篇于以湘之漢書郊祀志注引韓詩湘
作瀟瀟音相居切心母也疏音所菹切審母也而大雅緜篇予
曰有疏附後漢書祭形傳注引尚書大傳作胥附胥音先稽切
心母也師音疏夷切審母也而文十六年公羊傳公子遂及齊
侯盟于犀邱穀梁作師邱他若信之作申性之作生速之作數
皆心審二母之相通也寫鼠之通亦猶是矣　字或作瘝上文曰瘝病也釋文引舍人
注曰瘝心憂憊之病也瘝爲憂憊之病故又訓爲憂小雅正月
篇瘝憂以痒傳曰瘝痒皆病也案痒既訓病則瘝不得復訓爲
病瘝與憂連文瘝亦憂也瘝憂猶鼠思耳小雅之鼠卽爾雅之

寫古字多通借俗師失其讀久矣
郭曰繇役亦爲憂愁錢曰詩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謠本又作繇
見廣韻是繇有憂義景純以繇役爲憂愁似曲引之謹案郭固
失之錢亦未爲得也廣韻引詩我歌且繇繇卽謠之俗字非以
繇爲憂也若以繇爲憂則是心之憂矣我歌且憂大爲不辭矣
今案方言慆憂也重言之則曰慆慆釋訓曰灌灌慆慆憂無告
也王風黍離篇曰中心搖搖義並與繇同繇音遙又音攸說文
悠憂也小雅十月之交篇悠悠我里毛傳曰悠悠憂也昭十三
年左傳慍慍乎滅乎攸乎慍滅攸皆憂也滅與悠同攸與悠同
非是悠攸二字義亦與繇同漢書韋賢傳注繇與悠同悠之爲悠悠亦猶慆之
爲慆慆與悠古同聲故皆與繇通邶風雄雉篇悠悠我思說

苑辯物篇引作遙遙我思是其例也

倫敕慉庸勞也

郭曰倫理事務以相約敕亦爲勞勞苦者多惰慉今字或作嵃同錢曰倫勞聲相近敕當爲勑卽勞來之來來與勞亦相轉也景純不知聲音之轉乃云倫理事務以相約敕亦爲勞斯爲鄉壁虛造矣詩我生之初尙無庸鄭訓庸爲勞此經典正文而郭亦不能引家大人曰勞有三義一爲勞苦之勞一爲功勞之勞一爲勞來之勞倫勤邛勤慉庸癉爲勞苦之勞而倫庸又爲功勞之勞勑爲勞來之勞倫之爲勞錢但云聲相近而經傳未有明文今案倫與棗通淮南精神篇曰人之耳目曷能久棗勞而不息乎是棗爲勞苦之勞也倫又與勳通祭統曰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是勳爲功勞之勞也棗勳倫聲相近棗勳之通作倫猶薰勳之通作淪小雅雨無正篇淪胥以鋪漢書敘傳晉灼注引齊韓魯詩淪竝作薰後漢書蔡邕傳注引韓詩作勳是其例也錢謂敕當爲勑卽勞來之來是也今作敕者經傳中約敕之敕通作勑故勞勑之勑誤作敕下文勞來釋文曰來本又作勑則此敕字明是勑字之誤一切經音義十二引爾雅來勞也又引舍人注勞力極也來強事也則舍人本正作來不作敕勞來二字說見下條勞來勤也下愉之言瘉也上文曰瘉病也凡勞與病事相類故上文曰劬勞瘽瘉瘨病也此曰邛勤愉癉勞也小雅小閔傳曰邛病也義竝相通爾雅訓愉爲勞而郭乃云勞苦者多惰愉其失也鑿矣韓子三守篇曰惡自治之勞憚憚與

癆同庸之爲勞錢引詩我生之初尚無庸是也釋訓曰庸庸慅慅勞也是重言之亦爲勞矣然勞苦謂之庸功勞謂之庸郭引晉語無功庸者亦是也功勞與勞苦義本相近故勞苦謂之庸亦謂之熏功勞謂之勳亦謂之庸矣

勞來強事謂勤也

家大人曰勤有三義一爲勤勞之勤金縢曰省公勤勞王家是也一爲相勸勉之勤康誥曰周公咸勤某氏傳曰周公皆勞勉五服人是也一爲相勞若之勤小雅采薇序曰杕杜以勤歸鄭箋曰以其勤勞之故於其歸歌杕杜以休息之穆天子傳曰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吏勤七萃之士于羽陵之上郭注勤猶勞也是也勞來亦有三義一爲勤勞之勤說文勑勞勑也從力來

聲經傳通作來孔子閒居篇奉三無私以勞天下鄭注曰勞勞來也史記周本紀武王曰日夜勞來定我西土墨子尚賢篇曰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是也一爲相勸勉之勤呂氏春秋孟夏篇勞農勸民高注曰勞勉也漢書王莽傳力來農事顏師古注曰力來勸勉之也來音郎代反孟子滕文公篇勞之來之漢書宣帝紀勞來不怠皆謂勸勉是也一爲相勞苦之勤小雅大東篇東人之子職勞不來毛傳曰來勤也正義曰以不被勞來爲不見勤故采薇序曰杕杜以勤歸卽是勞來也鴻雁序曰勞來還定安集之是也強事謂皆勤勞之勤也小雅隰桑篇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箋曰謂勤也我心愛此君子豈能不勤思之乎呂氏春秋開春篇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諸侯皆來謂矣言

諸侯皆來勤周也

邵曰衆經音義卷十二引舍人云來強事也疑強事二字本係舍人之注傳寫者溷入正文也引之謹案郭注云自勉強者亦勤力者由事事故爲勤也則郭本有此二字釋文亦不言衆家本無此二字則與郭本同未必衆家之本皆誤增此二字也遍考書傳亦無訓來爲強事者竊疑舍人之注本舉來強事三字而總釋之唐時已脫其總釋之語但存來強事也四字而釋元應誤引之也上文瘨癵痻痒病也釋文引舍人曰瘨癵痻痒皆心憂憊之病也釋言禦圉禁也衆經音義卷九引舍人曰禦圉未有而預防之也釋訓謔謔謔謔崇讒慝也大雅板篇正義引舍人曰謔謔謔謔皆盛烈貌是舍人注有總釋經文之例此注來強事下安知其無脫文未可遽以強事爲來之訓釋而謂經有衍字也

悠傷憂思也

家大人曰釋文思司嗣反小雅正月曰瘨憂以痒雨無正曰鼠思泣血鼠思卽瘨憂也此與下文思念之思異義故郭注別之曰皆感思也樂記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又曰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皆是此思字而邢邵俱未引

禧福也

郭曰禧書傳不見其義未詳邵曰禧通作釐說文云釐家福也漢書文帝紀云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師古曰釐本字作禧假僭用耳引之謹案莊子讓王篇曾

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喜亦與禧同祈禧祈福也呂氏春秋誠廉篇喜作福是其證穆天子傳曰祭祀則禱畋獵則獲禱亦與禧同

顓竢瞢戾厎止俟待也

郭曰瞢戾厎者皆止也止亦相待家大人曰顓竢俟待之待瞢戾厎止也廣雅曰止待逗也是待與止同義論語微子篇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待作止皇侃疏曰景公欲處待孔子共爲政治處亦止也故瞢戾厎止皆訓爲待也引之謹案待或通作時廣雅埤離待也方言作萃離時也時亦止也（楚辭天問注萃止也）大雅緜篇曰曰止曰時時與止同義猶言爰居爰處耳（說見前曰止曰時下）莊子逍遙遊篇猶時女也司馬彪注曰時女猶處女也

處亦止也玉篇引爾雅室中謂之跱跱止也今爾雅跱作時家大人曰止又爲竢待之待檀弓吉事雖止不怠鄭注曰止立俟事時也俟亦待也襄二十三年左傳齊侯將伐晉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始君何武子曰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子姑待之也

嚆幾哉始危也

郭注曰嚆哉未詳引之謹案危有二義一爲危險之危幾哉始是也一爲詭詐之詭嚆是也嚆蓋譎之別體（凡字從言者或從口說文當以嚆爲譎之重文而於部別出嚆字非也）危則詭之假借也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是詭與危通故以二義合爲一條猶林烝爲羣而

羣通作君遂與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同訓爲君也說見前說文曰譎權詐也三蒼曰詭譎也見釋氏一切經音義卷十四莊子齊物論篇恢恑憰怪釋文引李注曰憰戾也憰與詭同憪與譎同譎詭一聲之轉也廣雅曰譎憰也蓋張稚讓不知爾雅之噣危也即是訓譎爲詭故又綴此條耳假僭之例後人昧之久矣自許氏說文已不識噣危之同譎詭又何怪後世作音者強分噣與譎爲二乎王篇噣余出切譎公穴切

肆故今也肆俗作肆

大雅緜篇肆不殄厥慍思齊篇肆戎疾不殄毛傳竝曰肆故今也大明篇肆伐大商抑篇肆皇天弗尚鄭箋亦曰肆故今也皆以故今二字連讀引之謹案肆伐大商之肆當依毛傳訓爲疾

餘三肆字皆當訓爲故今也治肆古故也肆故也皆字各爲義不當以故今以故今二字訓肆故今二字連讀宋王觀國學林曰釋詁字則非爾雅句法康誥曰嗚呼肆汝小子封言今汝小子封也釋言皆用一字爲訓若多士曰肆爾多士言今爾多士也梓材曰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肆王今王也召誥曰肆惟王其疾敬德言今惟王其疾敬德也君奭曰君肆其監于茲言君今其監于茲也檀弓曰故謂夫子貞惠文子言今謂夫子貞惠文子也哀公問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固與故同言今臣敢無辭以對乎是肆故皆訓爲今也故訓爲今今亦可訓爲故甘誓曰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共行天之罰言故予惟共行天之罰也湯誓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言故朕必往也

皆承上之詞治肆古故也治讀爲始皐陶謨在治忽史記夏本紀作來始滑漢書律厤志作七始詠孟子萬章篇始條理也音義本亦作治條理荀子禮論篇所以別貴始史記禮書始作治齊策天地之閒人民之治會本治作始始古爲久故之故肆爲語詞之故肆故今也則皆爲語詞郭謂今與故義相反而兼通非也

載謨僞詐僞也

孫曰僞言之僞也郭曰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謀而不忠書曰朕不僞言錢曰古文僞卽爲字書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不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盖僞有兩義載謨者作爲之義僞詐者虛僞之義景純專主虛僞之訓乃謂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謀而不忠失其旨矣郤引大宗伯則攝而載果鄭注載爲也餘與錢同引之謹案錢郤以載謨爲作爲之爲是也皐陶謨乃賡載歌史記夏本紀作乃更爲歌襄三十年左傳引詩曰無載爾僞謂無爲爾僞也杜注無僞行亦爲也小雅巧言篇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釋文莫一本作謨作與謨皆爲也孫郭皆以僞爲虛僞之僞而證以湯誓之朕不僞言語亦以僞言爲僞言皆非也僞言者言而不行則爲自僞其言僞者消滅之義非虛僞之義也左傳僖十五年我僞吾言杜注僞消也公羊傳僖十年荀息可謂不僞其言矣何注不僞言者不如僞受之而消之也哀二十六年左傳是僞言多矣能無肥乎若以僞言爲僞言則與能無肥乎之文了不相涉矣而某氏書傳乃曰僞盡其言僞不實正義曰言而不行如僞之消盡後終不行則前言爲僞故通

謂僞言爲會言不幾於穿鑿而失其本指乎今案載謨會皆爲也哀元年左傳曰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會已不可會不可爲也已語終詞也杜注會消也已止也皆失之或曰會當讀爲飭吳語周軍飭壘韋注曰飭治也字或作飾高誘注淮南本經篇曰飾治也爲亦治也周語韋注呂氏春秋去私篇高注竝曰爲治也飭與爲同訓治故曰飭爲也古字多假僞後人不識耳

哉延言閒也

孔晁哉延虛無之言閒也郭注曰孔穴延晁虛無皆有閒隙餘未詳邢疏曰延者今墓道也說文曰哉言之閒也引之謹案凡語詞皆言之閒何獨於哉而云閒乎哉疑當讀爲廁廁與閒同義廣雅廁閒也故曰廁閒也廁本字也哉僞字也哉與茁古同聲哉之爲廁猶茁之爲廁也考工記輪人察其茁蚤不齲鄭司農讀茁如雜廁之廁是其例也閒又訓爲息下延者息之閒也大誥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延者閒也息也謂禍亂不少閒也疏曰鄭王皆以延上屬爲句言害不少乃延長之案分不少與延爲二義失之晉語平公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曰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閒韋注曰閒息也是也那說失之閒又訓爲毀廣雅閒諜也言者毀之閒也緇衣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謂遠臣毀近臣也昭二十七年左傳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周語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皆謂誇毀也

徽止也

郭曰徽未詳錢曰徽從微省古文微與尾通故徽有止義易係

用徽纆所以止罪人也郤引楊雄解嘲徽以糾纆引之謹案錢說皆失之迂服虔注漢書楊雄傳曰徽縛束也見文選注亦非止之義今案楚辭離騷忽緯繣其難遷廣韻作徽繣徽繣者止而不遷之謂繣之言畫也論語雍也篇今女畫孔傳畫止也王注緯繣乖戾也義亦相近凡物止則不行相乖戾亦不行故乖謂之戾止不謂之戾止謂之徽猶戾謂之敳也說文敳戾也廣雅敳慲也敳慲即徽繣止謂之畛猶戾謂之紾也說文畛目有所恨而止也孟子告子篇紾兄之臂趙注紾戾也止謂之戾猶戾謂之很也

功績明成也

郭曰功績皆有成事有分明亦成濟也郤曰功者夏官槀人云乃入功于司弓矢鄭注功成也荀子富國篇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績者穀梁成五年傳云伯尊其無績乎明者隨九四云有孚在道以明功也引之謹案郭說迂曲郤說是也大戴記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爲有功周官典婦功曰秋獻功染人曰冬獻功槀人曰秋獻成功亦成也管子五輔篇大夫任官辯事官長任事守能士脩身功材言脩身成材也莊子天道篇帝王無爲而天下功言無爲而天下成也堯典之三載考績謂考成也正義曰以三年考校其功之成否禹貢之覃懷厎績和夷厎績原隰厎績皆謂有成也猶之東原厎平震澤厎定平定皆成也呂氏春秋仲冬篇注淮南天文篇注竝曰定成也史記作覃懷致功功亦成也魯語曰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功績皆成也互文耳周語曰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言令德已成也又曰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言純成則終也說竝見國語史記李斯傳曰大山

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明與成就同義家大人曰周頌臣工篇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者成也暮春之時麥已將熟故云將受厥成箋曰大受其光明失之辯見毛詩

梗較道直也

引之謹案方言梗覺也郭彼注曰謂直也邵有楚辭九章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謂橘踰之直而有理也王注梗強也未確今俗語猶云梗直矣書大傳覺兮較兮鄭注曰較兮謂直道者也周官司裘注曰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邵有祭統夫人薦豆執校戶教反鄭注曰校豆中央直者也校較聲近義同直道一聲之轉說苑脩文篇樂之動於內使人易道而好良樂之動於外使人溫柔而文雅易道即易直也樂記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是也文子自然篇行道者而被刑淮南主術篇道作直是道與直同義或曰道古首字也郊特牲曰首也者直也古聲道與首相近說見古韻標準故字亦相通史記秦始皇紀會稽刻石文追首高明索隱曰今碑文首字作道是史記俗首爲道也逸周書周月篇周正歲道歲道即歲首芮良夫篇予小臣良夫稽道謹告今本謹譌作謀據羣書治要引改稽道即稽首是逸周書俗道爲首也

豫安也

那引大雅板篇云不敢戲豫郤引小雅白駒云逸豫無期康誥云無康好逸豫引之謹案板傳以戲豫爲逸豫白駒傳以逸豫

爲逸樂雖樂與安義相近而究非確證也今案金縢曰王有疾弗豫弗豫謂弗安也傳曰不悅豫亦未確爾雅河南曰豫州李巡曰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釋名曰豫州地在九州之中京師東都所在常安豫也字通作譽小雅蓼蕭及裳裳者華竝曰是以有譽處兮譽處謂安處也說見毛詩

均弟易也

引之謹案夏小正農率均田傳曰均田者始除田也案均易也均田猶孟子盡心篇言易其田疇也邵曰大雅泂酌云豈弟君子表記引此而釋之曰弟以說安之毛傳作易以說安之是弟爲易也案大雅旱麓篇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周語引此而釋之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亦以豈爲樂弟

爲易

儀幹也

家大人曰楨幹儀幹皆謂立木也說文檥幹也從木義聲經傳通作儀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曰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文六年左傳曰陳之藝極引之表儀（呂氏春秋慎小篇注曰表柱也表儀與藝極義相近杜注表儀猶威儀失之）荀子君道篇曰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爾雅直訓儀爲幹郭曰儀表亦體幹邵曰儀所以行禮引左氏成十三年傳禮身之幹也皆非其本指

昌敵彊應丁當也

郭曰書曰禹拜昌言家大人曰昌言者當理之言故曰昌當也皋陶謨禹拜昌言某氏傳曰以皋陶言爲當釋文當丁浪反趙

注孟子公孫丑篇引書禹拜讜言逸周書祭公篇曰王拜手稽首黨言管子霸形篇曰仲父益不當言當言卽昌言也昌讜黨當竝聲近而義同昌爲當理之當敵彊應丁爲相當之當也右者彊禦二字同義彊之爲當也秦風黃鳥傳及齊語注竝云禦禦當也秦策曰東以強齊燕中以陵三晉強者當也言秦兵之彊東可以當齊燕中可以陵三晉也當字又有盛壯之義晏子春秋外篇曰兼壽不能嬋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呂氏春秋愛類篇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女有當年而不績者丁當一聲之轉當年者丁年也丁年者壯年也淮南齊俗篇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婦人當年而不織管子揆度篇曰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當壯卽丁壯也輕重丁篇男女當壯輕重戊篇作丁壯然則昌彊丁當又皆有盛壯之義爾雅直訓彊爲當而郭云彊者好與物相當值則非其本指昭十年左傳齊欒高氏彊於陳鮑氏惠氏補注引爾雅彊當也言與陳鮑相當值亦非

迪俶厲作也

郭曰公羊傳曰俶甚也穀梁傳曰始厲樂矣迪未詳錢曰說文妯動也迪妯文異義同詩崧高有俶其城傳云俶作也邵解俶字與錢同又曰迪者微子云詔王子出迪迪訓爲行行卽作也厲者皋陶謨云庶明厲翼鄭注厲作也以衆賢明作輔翼之臣引之謹案邵解迪字未確錢謂迪妯義同是也下文曰蠢妯動也此曰動蠢迪作也是妯與迪通郭解俶厲二字所引傳文皆與作字之義無涉隱九年公羊傳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俶字不得訓爲作五年穀梁傳舞

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厲字亦不得訓爲作之作又爲動作之作方言曰俶動也廣雅曰搖俶與俶同動也此曰搖動俶作也是俶爲動作也樂記曰發揚蹈厲之已蚤蹈厲謂騰躍也小雅菀柳傳曰蹈動也漢書楊雄傳注曰厲奮也周語曰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厲六師謂作士氣也齊策曰田單厲氣循城謂作氣也是厲亦爲動作也

苦息也

郭曰苦勞者宜止息引之謹案苦勞者宜止息則苦勞非止息也爾雅何以訓苦爲息乎今案苦讀爲王事靡監之監靡監者靡息也監與苦古字通說見前王事靡監下

郡臻仍迺侯乃也

郭曰迺卽乃餘未詳錢曰郡當爲君詩君曰卜爾春秋傳鬬廉謂莫敖曰君次於郊鄀皆以君爲乃也乃有難義故春秋傳曰乃難於而臻亦難於至仍亦難於因也詩侯誰在矣侯服于周皆與乃同義段氏若膺曰郡當爲那之誤那曰那通作奈小雅正月云又窘陰雨鄭箋窘仍也臻者易釋文引京房易云水臻至臻亦仍也故廣雅云仍再也郡臻二字皆從仍取義也仍者春官司几筵云凶事仍几故書仍爲乃鄭司農讀爲仍是仍乃二字相通也侯者小雅四月云侯栗侯梅家大人曰小雅天保篇君曰卜爾毛傳曰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鄭箋曰尸嘏主人傳神辭也則君字自指先君而言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猶言神之弔矣詒爾多福不得訓君爲乃也桓十一年左傳君次於郊

鄙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鄙我與君對文下又曰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則君字自指莫敖而言亦不得訓君爲乃也錢說失之諸書無訓那爲乃者段說亦失之正月箋窘仍也郎爾雅郡仍同訓之義郡謂郡通作窘是也法言孝至篇曰龍堆以西大漠以北郡勞王師漢家不爲也郡者仍也仍者重也晉語注數也周語注言數勞王師於荒服之外漢家不爲也李軌注以郡爲郡縣之郡非是法言謂仍爲郡義本爾雅則郡非誤字明矣錢謂臻難於至仍難於因其說迂而無據郡引京房易水臻至謂郡臻二字皆從仍取義是也墨子尚同篇曰飄風苦雨荐臻而至節南山傳曰薦重也重亦仍也是薦臻並與仍同義說文仍從乃聲故二字同聲而通用說文鹵往也讀若仍此郎今之迺字故一切經音義十八引倉頡篇曰迺往也薦雅曰乃

往也義並與說文同秦繹山刻石文作鹵漢嶧陽令楊君碑作鹵桂陽太守周憬功勳銘作迺迺州從事尹宙碑作迺其字一也鄭仲師注周官既讀乃爲仍而吳語邊遽乃至左傳哀十三年正義引作邊遽仍至大雅雲漢篆天仍下旱災亂之道正義曰定本集注仍字皆作乃是仍字古通作乃也史記張耳陳餘傳乃求得趙歇漢書乃作仍舊本如是宋郝氏改仍爲乃辯見讀書雜志匈奴傳乃再出定襄漢書乃作仍淮南道應篇盧敖乃與之語今本脫乃字據蜀志郤正傳注引補論衡道虛篇乃作仍是乃訓仍爲乃猶迺乃同聲而訓迺爲乃矣侯誰在矣侯栗侯梅侯字皆當訓爲維唯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之侯當訓爲乃耳

艾歷覛胥相也

郭曰覛謂相視也公羊傳曰胥盟者何相盟也今公羊桓三年傳作胥命者何

相命也艾歷未詳引之謹案艾與乂同皋陶謨俊乂在官漢書谷永傳作艾禹貢淮沂其乂漢書地理志作艾洪範乂用三德漢書五行志乂爲輔相之相作艾史記三代世表楚熊乂世家作熊艾某氏傳曰用治其君事案傳訓乂爲治用治其君則義不可通故加事字以增成其義失之多方曰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夾介乂皆輔相之義也傳曰汝何不近大見於我周王失之歷覜爲相視之相郊治於我周王失之歷覜爲相視之相郊特牲曰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郤有歷謂閱視之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變官民能歷其才藝謂相其才藝也晉語曰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歷時而發之謂相時而發之也說文脈目財視也覜袤視也周語曰古者大史順時覜土韋注覜視也郤有魏策曰前脈地形之險阻脈與覜同爲公羊傳桓命之相又爲輔相之相釋文相息羊反讀者或息亮反今不用案爲之訓爲相有平去二音若艾歷覜之訓爲相則當音息亮反陸說非也方言曰爲由輔也吳越曰爲燕之北鄙曰由郭注爲相由正皆謂輔持也廣雅曰由爲輔助也皆輔相之義也爲又爲相視之相大雅皇矣篇爰及姜女聿來爲宇毛傳爲相也鄭箋曰於是與其妃大姜自來相可居者公劉篇于爲斯原箋曰相此原地以居民

神治也

郭曰神未詳邵曰小雅信南山云維禹甸之毛傳甸治也韓詩甸作陳古者甸陳聲同陳又轉爲神其義同也引之謹案陳轉爲神於古無據竊謂孟子盡心篇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神治也言君子所過之地則民化所在之地則民治不言在而言存者變文協韻耳其實一也趙注曰存在此國其化如神神上加如字於義未安集注曰心

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則荀子議兵篇亦曰仁人之兵所存者又於所存上加心字矣荀神所過者化又王制篇曰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大神亦謂大治也楊倞注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失之

俾拼抨使從也

引之謹案君奭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俾者從也猶魯頌言至于海邦莫不率從也說見前罔不率俾下邵曰拼通作抨說文云抨府盈切相從也家大人曰考工記輿人大與小無抨鄭注曰抨偏邪相就也相就即相從廣雅亦從使也小雅雨無正篇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鄭箋曰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此正用爾雅使從也之訓正義誤解使字辯見毛詩又

管子小匡篇魯請爲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史記龜策傳大將不彊卒不使令漢書外戚傳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皆謂不從也使與從同義故俾拼抨訓爲使而俾拼抨使又訓爲從也使又所吏反從又才用反襄三十一年左傳曰無憂客使又曰賓從有代賓從即客使雜記曰客使自下由路面正義曰客使謂客之從者也

享孝也

引之謹案酒誥曰用孝養厥父母釋名引孝經說曰孝畜也畜養也廣雅曰畜養也畜與享同是享孝義近是享孝也與養同義故享又訓爲孝逸周書謚法篇曰協時肇享曰孝是也享訓爲孝故享祀謂之孝祀小雅楚茨曰苾芬孝祀魯頌閟宮曰享祀不忒是也分言

之則曰孝曰享周頌載見曰以孝以享是也合言之則曰孝享小雅天保曰是用孝享萃豕傳曰致孝享是也

縱縮亂也

郭曰縱放掣縮皆亂法也家大人曰郭以縱放爲亂未確予謂賈子傳職篇曰雜綵從美不以章從與縱同大戴記保傅篇作縱美雜采不以章今本大戴譌作縱上下雜皆亂也易繹文辭見大戴雜卦注曰美不以章故曰縱美采不以章故曰雜采是縱爲亂也縮謂引而亂之卽郭所云掣縮也說文摍蹴引也又曰縮亂也一曰蹴也案蹴謂綵縮不申也故縮字從糸縮蹴聲相近故儀禮古文縮作蹙縮與摍同周語秦策注竝曰縮引也易林遯之泰曰縮緒亂絲舉手爲災是引而亂之曰縮也

存察也

郭曰存卽在引之謹案周官司尊彝大喪存奠彝鄭注曰存省也荀子脩身篇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楊倞注使存於身失之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存往者在來者在省存皆察也孟子離婁篇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亦謂察人之術莫善於觀眸子也邵引禮運云處其所存大傳云五日存愛鄭注俱云存察也

烈餘也

邵引大雅雲漢序云宣王承厲王之烈家大人曰齊語曰戎車待游車之裂與裂同戎士待陳妾之餘韋注曰裂殘也殘亦餘也說文裂繒餘也故左氏春秋紀裂繻字子帛裂與烈皆餘也引

之謹案大雅皇矣篇脩之平之其灌其栵栵讀爲烈謂伐木之餘也說見毛詩

元良首也

邵曰書疏引釋詁云元首首也與郭本異家大人曰宋十行本及閩本尚書疏皆作釋詁云元良首也自明監本始作元首首也此涉上文元首而誤耳乃俗本尚書疏之譌字非孔沖遠所見爾雅本作元首也爾雅所釋之字與釋之之字皆不同字豈有以首釋首者乎或沿邵氏之誤以爲爾雅當作元首首也則惑之甚者也

薦摯臻也

郭曰薦進也摯至也故皆爲臻臻至也家大人曰進與至不同義郭彊合爲一非也藝文類聚禮部上引書大傳曰薦至也薦雅同說文薦水至也義亦與薦同言人事至於神也是薦與臻同義

揚續也

郭注曰揚未詳邵曰曾子立事篇身言之後人揚之引之謹案後人揚之謂稱道其言非謂繼續也今案維誥曰以子小子揚文武烈立政曰以揚武王之大烈逸周書祭公篇以子小子揚文武大勳皆謂續前人之業也猶言嗣守文武大訓耳解者於維誥則以爲褒揚某氏傳於立政則以爲播揚正義胥失之矣

卽尼也

孫曰卽猶今也尼者近也見高宗肜日正義郭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引之謹案高宗肜日曰典祀無豐于尼傳曰尼近也今本尼作昵乃衞包

所改古文尚書撰異已辯之　宣元年公羊傳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卽人心何注卽近也是卽尼皆爲近

妥安坐也

小雅楚茨篇曰以妥以侑士相見禮曰妥而後傳言士虞禮曰主人及祝拜妥尸郊特牲曰詔妥尸毛傳鄭注竝曰妥安坐也以安坐二字連讀引之謹案上文曰妥安止也是訓妥安爲止此曰妥安坐也亦是訓妥安爲坐非訓妥爲安坐也坐與止同義說文曰坐止也上文曰妥止也郭曰妥者坐也此曰妥坐也皆異名而同實士相見禮之妥而後傳言本謂坐而後傳言不必加安字以釋之也孟子公孫丑篇曰坐我明語子逸周書度邑篇曰安子告女是安與坐同義故曰安坐也不當以安坐二字連讀說文侳安也侳與坐聲近而義同安安二字同義故安又訓爲安漢書武五子傳北州以妥薛瓚曰妥安也妥與綏古字通士相見禮注曰古文妥爲綏孟康曰綏亦安也小雅之以妥以侑士虞禮之拜妥尸郊特牲之詔妥尸妥字皆當訓爲安若訓爲安坐而曰拜安坐尸詔安坐尸則皆爲不詞矣

酳假已也

郭曰酳假未詳引之謹案小雅鼓鍾篇其德不猶言其德不已也說見前其德不猶下猶與酳同下文曰酋卒終也此曰卒酳已也酳與酋聲近而義同邵引春秋僖三十一年猶三望公羊傳云猶者可以已之辭也段氏說文注曰何通可以已也穀梁傳云猶者可以已之辭也段氏說文注曰酳已也謂已然之詞卽猶三望之類皆失之錢曰假與瑕通詩

烈假不瑕鄭讀烈假爲厲瘕訓瑕爲已謂爲厲瘕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也正義謂瑕已釋詁文案錢說是也假又與遐通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遐亦終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某氏傳天已遠終殷命失之終與已同義

就終也

引之謹案酋就聲相近故皆訓爲終史記魯世家考公酋隱酋世本作就越語曰先人就世不穀卽位韋注就終也就與卽一聲之轉故終世謂之就世亦謂之卽世成十三年左傳曰無祿獻公卽世是也邵引史記楚世家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於義未確